

感动中国的**名家**

随心笔

随笔是一种散文，散文又是一种轻松自由的文体。文字是思想的拐杖，思想把握着文字的方向。



安顿

An Dun

易磊 / 主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感动中国的名家随笔

交顿

易磊 主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顿/易磊主编. -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5

(感动中国的名家随笔)

ISBN 7-80675-405-9

I. 安... II. 易...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51162号

感动中国的名家随笔

安 顿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邮购、直销热线:0470-8241422 8241421

网 址:www.nmwh.com 邮编 021008

印刷装订:北京金马印刷厂

责任编辑:格日乐

开 本:787×960毫米 1/16

印 张:15.375 字数:200千

印 次: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ISBN 7-80675-405-9/I·234

定价:25.00元

CONTENTS

目 录

中 国 卷

案头清供/张中行	3
姑苏半月/张中行	6
寿则多辱/张中行	13
• 因为幸福而彼此雷同/韩少功	18
• 山里少年/韩少功	21
• 土地/韩少功	25
• 山之想/韩少功	36
• 做个平民有多难——我的财富观/韩小蕙	41
• 北大山人的珍宝/韩小蕙	53
• 为你祝福/韩小蕙	59
• 听听那冷雨/余光中	66
• 另一段城南旧事/余光中	72
•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余光中	77
• 捉不住的鼯鼠——时间漫笔之一/周涛	85
• 巩乃斯的马/周涛	89
• 红嘴鸭及其结局/周涛	95
• 人与建筑的文学模拟/张抗抗	99
• 地下森林断想/张抗抗	111
• 他乡的天空/北岛	115

•	洛尔加: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北岛	147
•	倒悬葫芦/柏杨	177
•	借条/刘心武	182
•	跟陌生人说话/刘心武	186
•	还我万岁/李敖	190
•	喝茶/周作人	194

外国卷

•	名副其实的美/(法国)马·普鲁斯特	199
•	独处时的人们/(苏联)高尔基	201
•	我的信仰/(美国)爱因斯坦	204
•	笑与泪/(黎巴嫩)纪伯伦	208
•	我梦中的城市/(美国)德莱塞	211
•	寂莫/(美国)梭罗	215
•	时光之圈/(美国)E·B·怀特	223
•	小小的大人物/(英国)哥尔斯密	228
•	人生/(英国)劳伦斯	231
•	爱在人生中的位置/(英国)罗素	236



中国卷

感动中国的名家随笔





案头清供

An Tou Qing Gong

张中行



张中行像

名为书生的，室内都有个书桌，也有人称为书案。如果略去多占地方这个缺点，书案以宽大为好，语云：“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之义也”。书案宽大，面上可以放各种用物，写写画画，以及钻研经典，攻乎异端等等；其下还有抽屉多个，不宜于摆在面上的，可以韞椟而藏。藏了，以不说为是；单说面上的，放什么，如何放，似乎也有学问，至少是习惯。记得多年以前，大

学同学卢君以懒散著名，书案上的东西一贯是多而杂。有一次，我在场，他想吸烟，找烟斗和烟包，到堆满半尺高杂物的书案面上摸，费半天力，以为

作者简介

张中行(1909—2006)，原名张璇。河北香河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1949年以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摸到烟包了，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只袜子。这是放物多的一个极端。还有放物少的极端，是已作古的友人曹君，书案面上一贯是空空如也，他说图看着清爽。我是中间派，实用和看着兼顾。都放了什么呢？写小文不同于填登记簿，决定躲开那些估计不能引人入胜的，只说我认为值得说说的一些。名为清供，清的意义是没花钱，供的意义是我很喜欢，甚至想套用乾隆年间陈坤维女士的一句诗，“珍重寒斋(原为闺)伴我时”。

清供三件，先说第一件，是个黄色的大老玉米。这是北京通用的称呼，其他地方，如东北称为包谷，我们京东称为棒子，正名或是玉蜀黍吧。名者，实之宾也。关系不大，还是说来源。是去年秋天，老伴接受她的表妹之约，到容城县乡下去住几天。我依义要陪着前往，依情也愿意前往，于是只是半天就到了鸡犬之声相闻的乡下。坐吃，游观，都是例行之事，可按下不表。只说我最感兴趣的是年成好，所养驴、鹅、鸭、鸡、鸽等都肥壮，我可以短时期偿与鸟兽同群的夙愿。人，古今一样，虽是逝者如斯夫，却愿意留些驻景。古人办法少，即如李杜，也不过写几首诗。今人同样可以写诗，只是因为不会或愿意更真切，一般是用照像法，个别的用录像法。我用照像法，请驴来，我紧贴在它身旁，照，成功。请鹅来，它摇头扭身，坚决不干，只好说声遗憾，作罢。活物不成，只好降级，院里黄色老玉米堆成小丘，坐在顶上也可以洋洋然，于是照一张，胜利结束。几天很快过去，离开之前，又想到老玉米。于是挑一个大而直且完整的，带回来。这东西在乡下不算什么，进我的斗室就成为稀罕物，常言道，“物以稀为贵”，所以它就有权高踞案头。

清供的第二件是个鲜红色椭圆而坚硬的瓜，我们家乡名为看瓜，顾名思义，是只供看而不能吃的，也要说说来源。是今年中秋，承有车阶级某君的好意，我到已无城的香河县城去过中秋节。吃各种土产，寻开天旧迹，赏月以证月是故乡明等等，都是题外话。可不谈。只说这个看瓜，是一位有盛情的杜君请我到他家吃自做的京东肉饼，在他的窗台上看见的。他说是自己院内结的，大小十来个，如果喜欢，可以随便拿。窗台上晒着一排六七个，我选了个中等大的，也总可以压满手掌了。返京的车上，还有家乡产的月饼等等，我把这看瓜放在最上位，因为有老玉米的成例，它是清供，下车之后理应高踞案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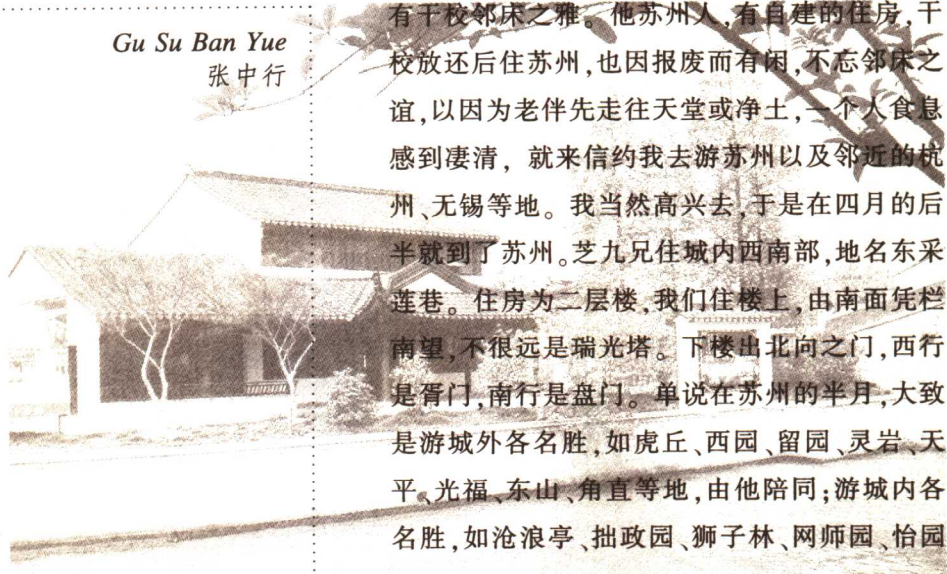
清供的第三件是个葫芦，不是常见的两节、上小下大的，是两节、上下一样粗的，据说这是专为制养蝻蝻的葫芦而种的，比较少见。也由来源说起，这回是由远在异县移到近在眼前。是同一单位的张君在单位院内种的，夏天我看见过，没注意。秋天，霜降以后，一次我从他的门前过，看见北墙高处挂着一排葫芦，也许因为少见，觉得很好看。我也未能免爱就想得到之俗，敲敲门走进屋。他热情招待，指点看他的鸟笼和鸟，已经制好的蝻蝻葫芦。我问他今年结了多少，有不成形的，可否送我一个，摆着。不想他竟这样慷慨，未加思索就说：“摆就得要好的，我给您找一个。”说着就上墙，摘个最大最匀称的给了我。我当仁不让，拿回屋，放在案头，使它与老玉米和看瓜鼎足而三。

鼎足而三了。我当然会常看。是不是也常想，或曾想，这有什么意思？如果追得太深，也许竟是没有意思。所以为了不至落得没有意思，最好还是不追得太深。或者哲理与常情分而治之：坐蒲团时思索哲理，起身走出禅堂或讲堂时还是依常情行事。我是常人，因而也就如其他常人一样，有想望，也有寂寞。怎么处理呢？其中一种可行的是如清代词人项莲生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其实，这意思还可以说得积极一些，即如这些案头清供，有时面对它，映入目中，我就会想到乡里，想到秋天。而也常常，我的思路和情丝就会忽然一跳，无理由地感到，我们的周围确是不少温暖，所以人生终归是值得珍重的。

姑 苏 半 月

Gu Su Ban Yue
张中行

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到生疏的地方看看，一向兴趣不大。主观条件是近年常说的思想问题，来于《旧约·传道书》和赵州和尚，前者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后者说“好事不如无”。客观条件是既少钱又少闲。可是对于生疏地方的苏州却网开一面，有时甚至想，如果竟至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还是未能出入阊门，即使赵州和尚的禅悟语不无道理，回顾生平，也总是太遗憾了。憾是唯心的，解除要靠唯物，而想不到就来了机会。是一九七六年早春，旧同事王芝九兄与我兼有干校邻床之雅。他苏州人，有自建的住房，干校放还后住苏州，也因报废而有闲，不忘邻床之谊，以因为老伴先走往天堂或净土，一个人食息感到凄清，就来信约我去游苏州以及邻近的杭州、无锡等地。我当然高兴去，于是在四月的后半就到了苏州。芝九兄住城内西南部，地名东采莲巷。住房为二层楼，我们住楼上，由南面凭栏南望，不很远是瑞光塔。下楼出北向之门，西行是胥门，南行是盘门。单说在苏州的半月，大致是游城外各名胜，如虎丘、西园、留园、灵岩、天平、光福、东山、角直等地，由他陪同；游城内各名胜，如沧浪亭、拙政园、狮子林、网师园、怡园





等地,我有小自由。有了自由,不能不享用,也就不能不另有所得,或说是,未必与其他游人一致的感受。这不一致也是由思想问题来,什么思想呢?是最感兴趣的是“人”,或说“人的生活”。这人既包括今代的,也包括旧时的。生活也要加点限制,正面说,是要有些诗意的,或说能引起欣慕之情的。于是,这小自由加思想问题,对于这天堂的苏州,我就有了他人未必同意的取舍,举例说,山与山相比,灵岩与天平之间,虽然天平多有自然美,我却觉得脚踏灵岩更有意思,因为可以想到西施;园与园



1946年与家人的合影

相比,我觉得拙政园多富贵气,狮子林多工艺气,远不如沧浪亭,有野意;生活与生活相比,登松鹤楼品尝松鼠黄鱼,远不如在东山看小儿女采碧螺春茶。取舍有定,写也就有了谱儿,是不必记游虎丘、西园诸地,所见为何的流水账,而只说自己曾如何如何,至今还念念不忘的。排个次序,先城内,计有六事:观前,平江路,盘门,专诸巷,沧浪亭,蛋门内买酒;次城外,计有三事:往角直道中,枫桥,横塘。以下依次说说。

观是玄妙观,在城中心略偏北偏东,是苏州的市井中心。游观前街,便于买物,更便于看人。物包括食物,餐馆中卖的。有两家餐馆,都是供应小市民的,既物美又价廉,我吃过不只一次。一家卖菜饭(米饭加菜,煮得很烂),另备简易菜三四种,比如买菜饭三两,肉元(北方名丸子或狮子头)一盘,白酒一两,费钱无几,可以过屠门而大嚼。另一家名绿杨,卖馄饨,我平生各地吃馄饨,当以此处为第一。当然,往观前,沿街东西散步,主要还是看人,听吴依软语。与其他地方人相



张中行作品

比,就“秀”字说,苏州人应居首位。秀与美是近邻,所以,如果有欣赏美人之癖,就应该到观前去徘徊一会儿。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喜欢到观前去看看,主要还是想亲近风土人情。而所感呢,是“此苏州之所以为苏州”。

平江路是城内东北部南北向的一条街,我喜欢到那里走走,以及在小桥边坐坐,是因为近些年来,时移则事异,苏州也不得不维新,绝大部分街巷变了,只有这条街还一仍旧贯。譬如由此端到彼端的一排房,住着若干户人家,都是两层的楼房,前门对着石板路,可以行车,后门对着小河,

可以行船。坐在小桥边,向上望,楼上的后窗有时打开,也许是洗什么的水吧,由上面倾到小河里。河相当窄,可是不断有小船往来,不是运什么就是卖什么。可惜我同这些人没有亲友关系,不能如王仲宣之登楼,也探头窗外,向船上人问问鱼价或青菜价。那是参与过苏州人生活,不能如愿,只好退一步,多坐一会儿,看看。

与平江路相似,在苏州城的十个门(北面由西向东,平门,齐门;东面由北向南,娄门,相门,葑门;南面由东向西,南门,盘门;西面由南向北,胥门,金门,阊门。门名皆一字,在国内为仅有)中,盘门是唯一保留原状的。所谓原状,粗说是门未拆去,细说是水旱两个门,水略南,旱略北,并排,都在,而且可以登到门洞的顶上瞭望。盘门的位置是苏州城西南角略东,由我的住处向南略偏西行,过瑞光塔东侧,穿过一些贫苦人家和小菜园,约莫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那里没有一点新风气息,登城一望,南,也许是苏州跨度最大的吴门桥,桥下是环城河,河上布满大小船只;北,近处没有繁华街道,没有高楼;总之,有野意,也就有旧意,可以适于脚徘徊,心遐想。遐想所得多,容易引来偏爱之情,所以只有半个月我去了三次,就是北返,很久之后还想到它,并且曾吟歪诗,末联云:“春明几度风飘



絮,不出盘门漫五年。”

专诸巷是阊门(我去的时候早已拆掉)内向南的第一条街,出南口右拐是金门。旧时代,这里是小手工艺作坊的集中地,其中包括制砚的作坊。康熙年间著名的女砚工顾二娘住专诸巷,有黄莘田诗“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为证。我拙于书而喜砚,也有诗为证,是“鞞毂风高怀砚老,濠梁梦断看鱼归。”砚是工艺品,佳者美,可以欣赏,如果是早年并与名人有干涉的,还可以发思古之幽情。我没有能力和机缘得(真)顾二娘制砚,可是临渊羡鱼,路过顾二娘故居,纵使不能确认门巷依然,也总愿意东瞧瞧,西看看,得其仿佛。总之,就算作慰情聊胜无吧,我还是由北口走人,到南口,向后转,回到北口,往返都慢走,注视两旁的人家,心里想,虽然不能指实,顾二娘的旧住地总是留在眼中了。

沧浪亭在苏州城南部,南北中轴路东侧,离南门不远。由我的住处东行不远到中轴路(旧名三元坊),南行,过路西的文庙,往东一拐,南面就是沧浪亭,计程只是盘门的一半。近,主要原因还是有的可看,有的可想,所以我喜欢去,也常去。可看,总的说是意境好,水多,有小山,人工而有不少的自然成分;疏旷,景观不少而不显得拥挤;道路曲折,景观高下大小不同,变化多;游人较少,有闲散之趣。分着说呢,我更喜欢入门东行位于东北角的静吟亭和位于西南角的三层的看山楼,因为两处都可以远望,或看水,或看园外的景物。再说可想,远的当然是创建此园的北宋苏舜钦,静吟亭那里有后代人所书他作的《沧浪亭记》。但我更感兴趣的却是较近的古人,清朝乾嘉时期作《浮生六记》的沈复和其妻陈芸。他们的家在沧浪亭附近,书中曾记他们到沧浪亭游乐、陈芸女扮男装的事,可见园中一定多有他们的足迹。这本书写的人,内心和外貌,都可爱,写的坎坷生活直到死别,使许多读者洒了同情之泪,所以我每次进园,总想到他们,也就不免兴起陈子昂“前不见古人”之叹。

胥门内买酒不是景观,是事,因为怀念,也就说说。芝九兄不喝酒,我能喝一点点,因为沉浸于苏州,难免有些兴奋,晚饭时总愿意喝几口,也许就是想在雪泥之上多留一些痕迹吧。其时供应还困难,只好用现买现喝的办法。出门向北向西再向北穿过小巷,到东西向一条大街名红旗西路,西行不远,路南有个中小商店卖零酒,黑板上写酒名几种,每一种多少钱一两。卖酒的是个年轻女子,至多

二十岁,细高个儿,也许从业不久吧,与顾客面对还脸红。她不会说普通话,我不懂苏州话,所以我们交往,只能以形代声,比如买哪一种,就指黑板上的哪一种,然后伸指,一指是买一两,二指是买二两。然后付钱,她找零数,总是点头兼微笑。就这样,我们的交往,总不少于十次吧。竟没有交谈一句。过后回顾,住苏州半个月,除芝九兄之外,同我交往最多的竟是这位年轻而不知姓名的姑娘,一晃将近二十年过去,她还在那个商店吗?如果江山不改,年近不惑,应该升为店主了吧?

往角直镇(唐代名甫里,陆龟蒙在此隐居,并葬于此,在苏州城东南五六十里)是到苏州后的第二天,目的主要是看保圣寺传说出于唐开元年间名雕塑家杨惠之之手的罗汉像和像后的塑壁,连带看看那个小镇的水乡风光以及陆龟蒙墓。早饭后由南门外稍东的码头上汽船,东南行,由宝带桥(一长条,五十三孔)东侧过,南望,一片汪洋,算是真正领悟了江南的水乡风味。由水乡不由得想到水乡的人物。还记得地图,苏州以南是吴江县,再南行是盛泽镇、嘉兴。于是想到柳如是,她早年的经历大致是,生于嘉兴,到吴江充大家的婢女,后被逐,到盛泽镇充妓女,最后嫁钱牧斋,长期住苏州以北的常熟。还想到同一时期,吴江的一门风雅,那是叶绍袁,有名的文士,妻沈宛君,诗人,生三个女儿,都能作诗,尤以三女叶小鸾为最有名,可惜“不许人间见白头”,十七岁未嫁就死了。柳、叶都是才女,纳兰成德《鹧鸪天》词有云:“天将间气付闺房”,至少在往角直的途中,我想,这闺房应该是水乡的,如果换为“平沙莽莽黄人天”,大概就不行了吧?因为有此想法,多少年来,有时想到鱼米之乡,新笋上市之时,就禁不住兴起“乌篷对坐一帆风”的遐想。

枫桥和寒山寺是一对孪生姐妹,在阊门以西略南六七里。生姐妹的母亲是唐人张继的一首七绝,题目是“枫桥夜泊”,诗句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俞曲园据宋人笔记《中吴纪闻》,认为应作“江村”)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于是游人游这一处名胜就要一箭双雕,既登桥看过江(胥江?)的船只,又入寺看已非唐朝原物的铁钟。说起来诗的力量也真不小,尤其是书呆子。游苏州总要到这里看看,以温千年以上的渔火钟声之梦。有梦,也要作诗,如明初的名诗人高启有句云:“几度经过忆张继,乌啼月落又钟声。”清初名诗人王渔



洋有句云：“十年旧约江南梦，独听寒山半夜钟。”后来居上，连“梦”字也端出来了。我拙于诗，梦却不少于王渔洋，这个不只有“意”而且有（唐）“诗”的地方当然要去看看。这孪生姐妹不愧为孪生，果然离得很近，所谓一箭之遥吧，凭我的感觉，江水东西向，桥在江上（一说，枫桥乃附近一小桥，南北向，跨度很大，登上桥头，北望，下桥就是枫桥镇的主街道，东北望，不远的寒山寺。我更感兴趣的是立在桥头，凭桥栏看来往的船只。东行想来是往苏州，也许还要南行吗？那就是吴江了。不知怎么忽然有点人生如梦的感伤，顺口哼了五言一联，像是代船上的行客作的，句云：“江村行渐远，明日在谁边？”

横塘是出盘门往西，游城西诸名胜，灵岩、天平、邓尉、光福等地，必须经过的一个小镇，离城十里左右。名由南北流（横）的江（胥江？）水来，水在东，上岸就是那个小镇。我坐汽车西行三次，往返过多个地方六次，每次过，看江水，看路旁的房屋，心里都泛起“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的思情。这是由贺铸的一首《青玉案》词引起的，词的开头是：“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我读，同人闲谈，常常接触这首词，以为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类所谓豪放的相比，这写的才是词境，值得用心灵去吟味。自然，词境是较难把握的，即以这两句而论，凌波，指女性走路，没有问题；以下问题就接踵而来，过，可以理解为“到”，也可以理解为“越”，前者更远，更近也罢，远也罢，怎么又能望见芳尘（应为绣履所引起）呢？但终归是“去”（离）了，这里面蕴涵什么“事”？以上是一面，难得确解。但是语云“歪打正着”这迷离恍惚正可以容纳较多的联想。且说迷离，优点是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物是希冀，是爱，而又似近（道是无情还有情）似远（脉脉不得语）。就算是远吧，同样是人生的一种“难得”。我以为，贺铸这两句词就正好写了这种难得之境。境是这样，也要说说事，仍是《中吴纪闻》所记：“（铸）有小筑在盘门之南十馀里，地名横塘，方回（铸字）往来其间。”又《能改斋漫录》：“方回眷一姝，别久，姝寄诗云……”总之，过横塘，我就不能不想到，这里曾经“目送芳尘去”，人生总是有爱，有泪，何时才有个终结呢？

就这样，住在苏州半月，所得，我自己觉得，较沉重的反而是一些零零碎碎，因为与情怀的连系更紧。连系紧，其影响是舍不得。但是人生的旅程，主要是由一些或有形或无形的社会规定制约的，时间到了，我不得不抛开《吴太伯世家》，

改读《燕召公世家》。自然,心是并没有完全离开,于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其时,小己之情是不许公开露面的,只好诌一首歪诗,写在碎纸片上,词句是:“白傅(白居易,曾任苏州刺史)朱轮五马游,何如贺铸老苏州。阊门好买涛娘(薛涛)纸,留与江郎(江淹)赋别愁。”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忙而加老,终于没有能够重履金阊,沧浪亭中一寻沈复和陈芸的足迹。这就更应该拿笔,把心的旧迹留在纸上。现在是写了,可惜芝九兄后一两年,竟得不治之症,到兰州他长女处疗养,于一九七八年冬或一九七九年春作古,不要说万一有机会再到苏州,不能住东采莲巷,凭栏看瑞光塔,就是这不成体统的拙文,想请他看看也办不到了。